

發無上菩提心

◎施凱華

緒言

各位前賢大德，修行若不能發菩提心，則必不能成就無上正等正覺之佛果，所謂「因地發心不正，則果地豈能圓成」，便是這個道理。雖云一貫弟子皆蒙受「明師一指」，而能照見自心本性，認知人人具足佛性。但是這只是正己化人自覺覺他之修行路的開始。進而修道辦道、代天宣化、普渡眾生，將「道」普傳至世界的每一個角落，使每一位原佛子皆能復性圓明，歸根認中，這才是上天降道的意旨，也才能俯仰無愧，以報天恩師德於萬

一。

正如大毘盧遮那經所云：「欲得三世無礙智智，須以菩提心為因、以大悲為根、以方便為究竟。」，便印證了發菩提心是證得三世無礙智智之根本正因，三世無礙智智即是諸佛如來之本覺正智。現在就讓後學進一步來說明發菩提心之要義。

菩提心之內涵

菩提是覺，眾生迷昧不覺，得善知識開導，發求覺之心，謂之發菩提心。

每一位道親當時時甚深正思惟，體悟在求道之當時，萬

緣放下，眼看佛燈之際，蒙大善知識天命明師——活佛師尊，開啓了求道者之靈明佛性的正門。如十五代祖王覺一祖師所言：「點開通天智慧眼，現出金剛不壞身。」始云得道重生，也因此一不可思議之「明師一指」、「性理真傳」的加持攝受，使得求道者，自然而然的發出菩提心，進而發愿修道辦道渡人化眾，可謂之「不思而得，不勉而中」，這完全是明師一指點開了我們的佛性妙竅，使得本心之良知良能自然發露。

然而歸元雖無二路，但眾生之根器自有差等，以致信心

不一，發心不一，或有疑惑者

、或有輕忽者、或有猶豫不決，不能自我肯定者、或有誹謗退道者，亦有不誠心抱守、實心懺悔修鍊，故而有貪求道中名位權勢者，有分別支線派系組別者，或有自立門戶者，亦有所求不得而背逆天命稱師作祖者，也有為爭奪領導權而分裂道場者。

凡此種種行徑皆源於不能如實如理的在「性理真傳」、「三寶心法」上，深入觀修證悟之故，使菩提心不能常保如初，於是一切的修行，一切的修辦道，一切的渡人化眾，都變成有所求，都要求回報，全然的私心用事，不能上合天心，下同眾生。不但辜負了浩蕩之天恩師德，耽誤了眾生之生死大事，障礙同修後學修道之意志、破壞了道場的和諧及道務的運作，也傷害了一貫大道

之聖名。

金剛經云：「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心，不應住色生心，不應住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生心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。是故唯有不住一切相，才能真正發菩提心，為大道盡一份心，為三曹普渡的聖業盡一份力，真心誠意的為師尊師母分憂解勞。

不貪供養

原本修道的目的，是要破除我、法二執，淡泊名利，斷除煩惱妄想，出離生死苦海。然而我們卻在宗教發展的歷史中，及現今各宗教裏，發現到部份從事宗教活動者有貪求名利供養之事實。其實一切外在的受人供養、恭敬，皆如夢幻泡影，不可執著。白陽道場的理念亦是如此，道場常常強調「三清」，其中之「錢財清」

即言明「佛家一文錢，大如須彌山」之理，所以凡十方前賢大眾所捐獻之「功德費」，允宜一分一毫都用之於公，而且在財源的分配與運用上，也要務求稟持「大公無私」的精神行事，不宜稍有貪著偏頗，以免造惡因而遭惡果。

不慕虛名

在人世間，眾生常追逐於名聲地位中而執迷不悟，而在道場中，雖然修道人曾發心捨離世間的名聲地位，但若行功立德的火候不深，我執未斷，或心性涵養的工夫不夠，或修行中不能克服種種逆境和瓶頸，於是便墜入了追逐道場中之名聞稱歎的幻象，或執著於天職的領受，或執著於道務人事運作的頭銜，或執著於受後學大眾的恭敬讚歎，凡此皆我修道人應時時警惕自省，毋稍疏

誤。

一貫道自受政府之推崇與社會各階層高度肯定以來，修道之方便門大開，然則所謂「生於憂患，死於安樂」，過於安適的修道環境，所帶來的是修道人的懈怠與墮落，對道場的貪求也增多了，而這種貪執卻是道場紛亂的重要因素，尤其是老道親更要引以為誡，若是道中前賢不能「以身示道」、「以德為本」，則諸多後進之修士將不知何以措手足，更遑論荷擔師尊師母普渡三曹之聖業重任，故祈諸位前賢、老道親當省思再三，勿違修道初衷。

綜觀宗教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，最令人遺憾的便是「宗教領導權」的爭奪，在這過程中，亦曾有無數的修行人捲入了此種鬥爭之中，不但喪失了自己的性命，也斷送了自身的

慧命。

群而不黨

反觀在白陽道場中不乏有這種例子，老子說：「不貴難得之貨，使民不為盜，……」。曾幾何時，「天命」成了修道人心目中的「難得之貨」，會造成修道人產生這種妄執乃源於下列幾種因素：

(1) 領受天命者，若心住相而渡人化眾，必會生出「法眷之愛」，執著這是我的後學，這是我所渡的，這是我成全出來的，尤其當所渡所點化之求道者愈來愈多的時候，有時會演變成一系統支線，而造成擁支線自重，各自為政的現象，更有甚者在大道場中如「提婆達多」般行分裂道場之實，而這往往是自立門戶稱師作祖的假弓長、假祖師之由來，也因此而考退了無數精進修持、善

根深厚的優秀道親退出道場，或因而誹謗大道、或轉往其他宗教發展，對一貫道道場造成無法彌補的傷害。

(2) 領受天命者，宜以「德」領眾，勿忽略了天命的傳承，德性的修持，及領受天命一職所須付出的無限悲愿所背負的普渡眾生的重責大任。

身為白陽弟子，亦應認理實修，不應依「人」而修，若執著於「人情道」，便會產生對領受天命者或支線領袖「偶像崇拜」的情結，如此則愈發的加重和引發道場領導者對「法眷的執著」，進而扭曲了修道的真諦、貶損「大道」、「天命」之尊貴，破壞道場的和合，致使道場分裂動亂，也導致各組線之間更加的隔閡與對立。

謙退尊賢

所謂「學道有先後，術業有專攻」，每個人的先天稟賦本不相同，後天的環境與學習亦不同，累世的因緣業力亦是相異，所以六祖惠能甫入五祖門下不久，便承繼祖位；而博學通經修行數十載，五祖座下的第一教授師神秀，終未得五祖之心法傳承。

身為修道者當體認，前賢與後學有「求道」、「學道」先後的關係，有道中倫理相屬的關係，然而在根器、德性、修持、修行成就上沒有必然的高下之別，尤其是身擔天職及道場領導者，須有「虛懷若谷」、「謙下」的胸襟，以此種胸襟來推展道務，見賢即舉，廣納賢才、為道場舉才，代上天選賢，要作好道場中「承上啓下」的道務完全建立在「無私」、「無我」、「一片公心」的修行理念上，而「隨喜讚

歎」也是培養造就道中棟樑、

人才的重要資糧，若因「貢高我慢」、「嫉妒勝他」的執著心起，因而生出畏懼後學才華高於自己、修行成就高於自己、學養高於自己、或說法辯才高於自己的種種心念，故而對同修及後學加以抑制、排斥，導致道中同修退道、謗道、或離開道場，正如嫉妒心重，好爭戰的「阿修羅」一樣，終日與欲界天眾戰鬥不已，此種我慢心不除，實障道之主因。亦有

於講經說法時，在言語義理上爭勝，如此必失於圓融通達，契機善巧；或在修辦道時邪心分別，如此必不能一體同觀、隨緣修辦，故而耽誤或阻斷了眾生的慧命與修道的因緣。

由於修道人的根器皆不同，故而對「道」的領悟自然有所差別，因此隨著各個道親發心的不同，自然功果成就迥然各異。大別之可分為：

- (1) 為畏惡道苦報，息諸不善業而修。
- (2) 為躲劫避難而修。
- (3) 為趨吉避凶，凡事如意而修。
- (4) 為消災了業而修。
- (5) 為斷除煩惱，渡化眾生而修。
- (6) 為求生兜率內院（天佛院）而修。
- (7) 為超生了死、極證理天而修。
- (8) 為生生世世普渡眾生、乘願再來、不入涅槃而修。

種種發心百千不一，豈止此八種發心而已，而此種差別，在於明理的程度不同所致。如金剛經所云：「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」，便是此理。

至於畏地獄、餓鬼、畜牲三惡道，而滅息諸不善業者為

何是發眾生心修行？因為人界眾生皆是有善有惡、善惡相混的，而且人界凡夫大多貪生畏死，畏懼惡果，且多不造善因善業者居多，故而對甫進入道場前賢或者修行中尚未進一步發大愿心者，只期望在修辦道中積功累德，待歸空後往生天佛院繼續修行，成為彌勒眷屬，以免墜入三惡道受報。此種發心當會在深入道義及修心鍊性中逐次的提昇，實非上天降道之本意，當不能開展性理真傳的奧義及契入大道之本源。

修大乘菩薩行門

廣行六度萬行的大乘菩薩道為諸佛所恭敬讚歎之處，在於諸大菩薩心量廣大、遍周法界、不捨眾生、不斷煩惱、不修禪定、不求解脫、不入涅槃，具無量無邊之大愿行。

悲心殷切，不求自身得安

樂、但願眾生得離苦，是故不捨眾生；但以眾生未出離生死苦海、為自己之煩惱，是故不斷煩惱；時時聞聲救苦、隨類現行、隨緣渡化，是故不修禪定；只因眾生未能了脫生死，時時繫念，是故不入涅槃。而我一貫大道普渡三曹，普被群根，念念修辦不離眾生的精神，便是大乘菩薩道具體的實現，是故所有白陽弟子，當發大愿心，隨緣渡化一切眾生，不應耽著求自我解脫之「二乘人心」，故應時時迴光返照自己之心性是否偏離正念，若覺心念不正，則立刻收回玄關，時時不離自性玄關，行亦不離，乃至住、坐、臥亦然，一切舉手投足，語默動靜之際，皆不離本心，若能如此則於修辦道必能當下無心、直下無念，隨修隨辦、隨辦隨成，行無為之教化、演無相之妙法、成就潛

移默化之功。於己則能性、心、身一貫，身、口、意三業清淨；於道場則能「承上啓下」，前賢與後學修辦道理念一貫，道場必能一片祥和，自然大道道務宏展，推而廣之，則天人一貫，心、佛、眾生平等無礙、無二無別、含容周遍。

是故「君子務本，本立而道生」，須知一切萬法皆從本心建立，若能「識自本心」、「見自本性」，自然道心由之而生，一切紛擾雜亂的外象，皆源於人人未能自修自性之故，所以祈望諸位前賢大德，皆能自皈依佛、體解大道，以覺為師，真實了知此為成佛之根本正因。讓後學再強調一次「因地發心不正，則果地豈能圓成」，願前賢大德皆能以此共勉。